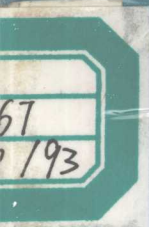


JUSHI NIANDAI SANWENXUAN

九十年代 散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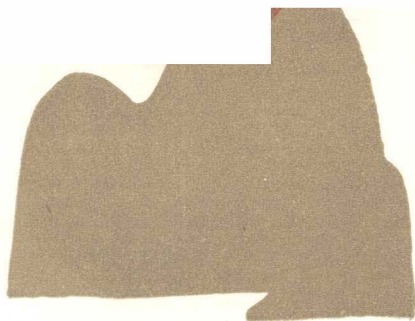
I 267

418/93

九十年代散文选

1993

本社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张曙

九十年代散文选·1993

本社 编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25 插页 6 字数 128,000

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5321-1236-5/I·949 定价：8.60元

编 选 说 明

我们的散文年选已进入第二个十年。

本选集是九十年代散文选的第四册，作品均选自一九九三年的全国各报刊。所选作品依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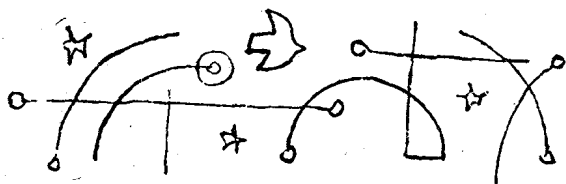
散文门类多样，题材丰富，风格各异；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真、善、美的统一，是我们编选方针的一贯着眼点，以将您带进一个五彩缤纷、芳香浓郁的散文园地，并显示我国散文创作传统的光辉灿烂、源远流长和九十年代的拓进。

欢迎读者每年为我们推荐优秀篇目。

·目 录·

1 送春·····	宗 璞
5 怀念二叔·····	巴 金
13 难忘毛姆有个拉里·····	郑逸文
18 如歌的行板·····	陈丹燕
24 我的家在哪里? ·····	冰 心
27 有闲真好·····	李 青
32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	冯亦代
39 苍凉的歌谣·····	吕锦华
47 遗憾·····	金克木
51 不再年轻·····	贺晓风
61 圣埃克絮佩利和博尔赫斯·····	银 云
73 初梦·····	白 桦
79 过去随谈·····	苏 童
87 大师的弱点·····	王英琦
99 消失·····	筱 敏

112	说话·····	贾平凹
115	胡同·····	汪曾祺
121	晚秋林中·····	贾宝泉
129	浪人的家园·····	程黛眉
136	心里难过·····	刘心武
141	永远追求不到的“情人”·····	资华筠
150	第一次观礼·····	杨 绛
156	单身母亲·····	王海鸰
163	和平日子的恐惧·····	方 方
176	欣赏生命·····	赵泽华
181	永远的彼岸·····	谢明洲
187	三方净土转轮来：黑白灰·····	吴冠中
190	一天·····	陶 己
197	笑笑自己·····	李佩芝
204	鸟的建筑·····	苇 岸
209	认识罗丹·····	周佩红
218	惊恐·····	张爱华
228	女人不会哭·····	韩小蕙
235	五个鸡蛋·····	李 喆
239	撕名片的方法·····	张承志
249	抱愧山西·····	余秋雨
287	玫瑰缘·····	杜 毅



送 春

宗 璞

说起燕园的野花，声势最为浩大的，要属二月兰了。它们本是很单薄的，脆弱的茎，几片叶子，顶上开着小朵小朵简单的花。可是开成一大片，就形成春光中重要的色调。阴历二月，它们已探头探脑地出现在地上，然后忽然一下子就成了一大片。一大片深紫浅紫的颜色，不知为什么总有点朦胧。房前屋后，路边沟沿，都让它们占据了，熏染了。看起来，好像比它们实际占的地盘还要大。微风过处，花面起伏，丰富的各种层次的紫色一闪一闪地滚动着，仿佛还要到别处去涂抹。

没有人种过这花，但它每年都大开而特开。童年在清华，屋旁小溪边，便是它们的世界。人

们不在意有这些花，它们也不在意人们是否在意，只管尽情地开放。那多变化的紫色，贯穿了我所经历的几十个春天。只在昆明那几年让白色的木香花代替了。木香花以后的岁月，便定格在燕园，而燕园的明媚春光，是少不了二月兰的。

斯诺基所在的小山后面，人迹罕到，便成了二月兰的天下。从路边到山坡，在树与树之间，挤满花朵。有一小块颜色很深，像需要些水化一化；有一小块颜色很浅，近乎白色。在深色中有浅色的花朵，形成一些小亮点儿；在浅色中又有深色的笔触，免得它太轻灵。深深浅浅联成一片。这条路我也是不常走的，但每到春天，总要多来几回，看看这些小友。

其实我家近处，便有大片二月兰。各芳邻门前都有特色，有人从荷兰带回郁金香，有人从近处花圃移来各色花草。这家因主人年老，儿孙远居海外，没有人侍弄园子，倒给了二月兰充分发展的机会。春来开得满园，像一大块花毡，衬着边上的绿松墙。花朵们往松墙的缝隙间直挤过去，稳重的松树也似在含笑望着它们。

这花开得好放肆！我心里说。我家屋后，一

条弯弯的石径两侧，直到后窗下，每到春来，都是二月兰的领地。面积虽小，也在尽情抛洒春光。不想一次有人来收拾院子，给枯草烧了一把火，说也要给野花立规矩。次年春天便不见了二月兰，它受不了规矩。野草却依旧猛长。我简直想给二月兰写信，邀请它们重返家园。信是无处投递，乃特地从附近移了几棵，也尚未见功效。

许多人不知道二月兰为何许花。甚至语文教科书的插图也把它画成兰花模样。兰花素有花中君子之称，品高香幽。二月兰虽也有个兰字，可完全与兰花没有关系，也不想攀高枝，只悄悄从泥土中钻出来，如火如荼点缀了春光，又悄悄落尽。我曾建议一年轻画徒，画一画这野花，最好用水彩，用印象派手法。年轻人交来一幅画稿，在灰暗的背景中只有一枝伶仃的花，又依照“现代”眼光，在花旁画了一个破竹篮。

“这不是二月兰的典型姿态。”我心里评判着。二月兰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千军万马。身躯瘦弱地位卑下，却高扬着活力，看了让人透不过气来。而且它们不只开得隆重茂盛，尽情尽性，还有持久的精神。这是今春才悟到的。

因为病，因为懒，常几日不出房门。整个春

天各种花开花谢，来去匆匆，有的便不得见。却总见二月兰不动声色地开在那里，似乎随时在等候，问一句：“你好些吗？”

又是一次小病后，在园中行走。忽觉绿色满眼，已为遮蔽炎热作准备。走到二月兰的领地时，不见花朵，只剩下绿色直连到松墙。好像原有一大张绚烂的彩画，现在掀过去了，卷起来了，放在什么地方，以待来年。

我知道，春归去了。

在领地边徘徊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二月兰的忠心和执著。从春如十三女儿学绣时，它便开花，直到雨潺风愁，春深春老。它迎春来，伴春在，送春去。古诗云“开到荼蘼花事了”，我始终不知荼蘼是个什么样儿，却亲见二月兰蓦然消失，是春归的一个指征。

迎春人人欢喜，有谁喜欢送春？忠心的、执著的二月兰没有推托这个任务。

一九九二年九月下旬

、选自《散文天地》1993年1月号）



怀念二叔

巴 金

近几年我常为自己的“全集”写后记，一年中写三四篇“代跋”，要解释旧作，我有时谈到成都的老家。今年夏天我虽然写得少些，但是我做过一个愉快的梦，在一间有纱窗的木板壁漆成绿色的书房里我和三哥李尧林站在书桌前听二叔讲书。“必讼！”二叔忽然拍着书桌大声说，“说得好！”

我吃了一惊。在一九八九年大病之后我总是睡不安稳，也少做梦，就是进入梦境，也恍恍惚惚，脑子并不清楚。这一次却不同，我明明感觉到舒适的夏夜凉风。醒在床上，我还听见二叔的声音，他讲书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必讼！”我很激动，一两个小时不能合眼，我在

回忆那些难忘的事情。

对二叔李华封我了解不多，他平日很少同我和三哥交谈，也不常对我们训话，我们见到他打个招呼，他温和地答应一声。他的住房在后面一进，旁边便是大厨房，前几年我没有进学堂而在私塾中又相当自由的时候，午饭前常常溜到大厨房里看谢厨子烧菜，很少听见二叔房里骂人或吵架的声音。人们说他的脾气不坏。

我只知道二叔是本城一位挂牌的大律师，年轻时候在日本东京学过法律。他在成都也有点名气，事务所就设在我们公馆里，三叔是他的助手，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书记员，我和郑书记员熟习了，晚上没有事就去找他下象棋。郑书记员有一回向我称赞二叔在法庭的辩护很精彩，他甚至安排我同他一起去法庭旁听。我们的确去了，可是本案审讯临时改期，我以后也没有再去。

我没有听见二叔谈日本的事情，只知道他有一个笔名（也就是室名）叫箱根室主人。他活着的时候我说不出来箱根是什么地方。一九六一年我访问日本到了箱根，不由得想起亡故多年的二叔，好像一下子我们的距离缩短了。我当初

为甚么没有想到他在那个时候就喜欢箱根，我一直以为他是守旧派，甚至把他写成《激流》中的高克明。在小说里我还写了淑贞的缠脚。但我堂妹的脚不久就得到了解放，在我们老家找不到一个老顽固了。

说到二叔，我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他做过我和三哥的语文老师，在我们离家前两年给我们讲解过《春秋左传》。每天晚上我们到他的书房，讲解告一个段落，我们便告辞回屋。他给我们讲书，因为他对《春秋左传》有兴趣、有研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他太寂寞，三个儿子都病死了。他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三哥和我的身上。

我常说自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看不少人都是这样，我在二叔身上也看到了矛盾，我对他平日总是敬而远之，并无恶感，但也不亲近。我还记得一件事情：编辑《平民之声》旬刊的时候，我常常把刚刚印好的刊物放在家里，就放在我和三哥住房对面的空屋内。有一天我进屋去拿新送来的报纸，门开着，二叔走过门前便进房来，拿起一张报纸看了看，上面有我介绍（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学说）的长篇连载，最后还有报社的地址：成都双眼进二十一号李芾甘。他

不满意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说话，却甚么也没有讲就放下报纸走出去了。我以为他会对大哥提起这件事训我一顿，后来才知道他只是要大哥劝我在外面活动时多加小心。这些话我当时听不进去，以后回想起来才明白这是他的好意，我和三哥出川念书，也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

我想起年轻时候读过一部《说部丛书》，这是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小说，有文言，有白话，全用四号字排印，一共三集，每集一百种。这些书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关在家里也看到外面世界，接触各种生活，理解各样人物。我觉得它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书都是大哥从二叔那里借来的，为了这个我常常想起二叔。“文革”结束，我得到真正的解放后在旧书店买到一部这样的《丛书》，还有未出齐的第四集。我的许多书都捐赠出去了，这丛书我留着，作为感激的纪念，不仅是对二叔，而且也对大哥、对别的许多人，我从他们那里吸收了各种养料。没有从他们那里得来的点点滴滴，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继续回忆，继续思念，好像用一把锄头慢

慢地挖，仿佛用一支画笔慢慢地描，二叔在我眼前复活了，两眼闪光，兴奋地说：“说得好，必讼！”他又在讲解《左传》，又在称赞《聊斋》的“春秋笔法”。他向我们介绍蒲松龄的好些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篇告倒冥王的〈席方平〉。席方平替父伸冤备受酷刑，他不怕痛苦坚持上告，一级一级地上控，却始终得不到公道。冥王问他还敢不敢再告状？他答说：“必讼！”酷刑之后再问，他还是：“必讼！”响当当的两个字真有斩钉截铁的力量。但是他吃尽了苦头，最后一次就回答冥王：“不讼了。”他真的不再告状吗？不，他讲了假话，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事实上他坚持到底，终于把贪赃枉法的冥王和官吏拉了下来。

我记起来了，二叔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席方平他讲真话受到严刑拷打，讲假话倒放掉了。然而他还是要讲真话。他就是有骨气！”写文章要有骨气！原来二叔也是教我讲真话的一位老师。

怎样写文章，我本来一窍不通，听惯了二叔的讲解分析，我感到一点兴趣，有时也照他的办法，分析读过的文章，似乎有较深的理解，懂得

一点把文字当作武器使用的奥妙。以后我需要倾吐感情、发泄爱憎的时候，我寂寞、痛苦、愤怒或悲伤的时候，我就拿起笔疯狂似地写着。深夜我在自己房里听见大哥一个人坐进放在大厅上的轿子、打碎窗玻璃的时候，我不能控制自己，便在练习簿上写下一些不成篇的长诗。后来我在法国沙多-吉里读到报道两个意大利工人遭受电刑的时候，我写出小说《灭亡》中一些重要的章节。我写着，自己说仿佛有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猛抽。我对准痛处用力打击，我的感情仿佛通过我的心、我的手全部灌注在笔下写在纸上，变成了我的呼唤，我的控诉，我的叫号。

最初的年代里我到处跑，只要手中有一支笔我便到处写作。心里想些甚么，我就写些甚么。我并不苦思苦想，寻找打击要害的有力的字句，我让感情奔放煽旺心中的火，推动我这支毫无装饰的笔飞越一张一张的稿纸。我没有学会一字诛心的笔法，我走自己的道路。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终于从荆棘丛中走了出来。

我一再声明，反复解释，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有人嫌我罗嗦，其实我不过在讲真话。“文革”期间我曾几次被赶出文坛，又偷偷

地溜了回来。现在我还不知道是否已在文坛“定居”。但是自己早有思想准备，不会太久了！

连接几个不眠的长夜，我睁着眼睛在思索，在回忆。灰堆里还闪亮着火星。我不是怀念亡故的亲人，难道是在为自己结帐，准备还清欠债？

那么是时候了。

又想到了二叔，关于他许多事情我都记不起来了。我父亲只活了四十四岁。二叔活过了五十，但是他做五十大寿的时候我早已离开成都，现在连他的忌辰也弄不清楚了。我们出川后还同他通过三四封信，“文革”之后只剩下一页无尾的残笺，他的手迹对我还是十分亲切，使我想起他那些勤奋治学的教诲，最后我把六十几年前这一页旧信赠给成都的慧园，说明我今天还不曾忘记我的这位老师。

我记不起我搁笔有几年了。写字困难，我便开动脑筋，怀旧的思想在活动，眼前现出一张一张亲切的脸。我的确在为自己结帐。我忽然想再翻一下《春秋左传》。多年不逛书店了，我请友人黄裳替我买来一部有注解的新版本，不厚不薄，一共四册，我拿着翻看，翻过一册又是一